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二集 第十二卷 吹鳳簫女誘東牆

楚山修竹如雲，異材秀出千林表。龍須半剪，鳳膺微漲，玉肌勻繞。木落淮南，雨晴雲夢，月明風裊。自中郎不見，桓伊去後，知辜負、秋多少？聞道嶺南太守，後堂深、綠珠嬌小。綺

窗學弄，《梁州》初遍，《霓裳》未了。嚼徵含宮，泛商流羽，一聲雲杪。為君洗盡，蠻風障雨，作《霜天曉》。

這一隻詞兒調寄《水龍吟》，是蘇東坡先生詠笛之作。昔軒轅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溪，作笛吹之，似鳳鳴，因謂之「鳳簫」。又因秦弄玉吹簫引得鳳凰來，遂此取名。這一尺四寸之中，可通天地鬼神。

話說唐時有個賈客呂筠卿，性好吹笛，出入攜帶，夜靜月明之際，便取出隨身的這管笛吹將起來，真有穿雲裂石之聲，頗自得意。曾於仲春夜，泊舟於君山之側，時水天一色，星斗交輝，呂筠卿三杯兩盞，飲酒舒懷，吹笛數曲。忽然一老父鬚眉皓白，神骨清奇，從水上蕩一小舟而來，傍在呂筠卿船側，就於懷中取出三管笛來，一管大如合拱，一管就如常人所吹之笛，一管絕小如細筆管。呂筠卿吃驚道：「怎生有如此大笛，老父幸吹一曲，以教小子。」老父道：「笛有三樣，各自不同，第一管大者，是諸天所奏之樂，非人間所可吹之器；次者對洞府諸仙合樂而吹；其小者是老夫與朋友互奏之曲。試為郎君一吹，不知可終得一曲否？」道罷，便取這一小管吹將起來，方才上口吹得三聲，湖上風動，波濤洶湧，魚龍噴跳，五聲六聲，君山上鳥獸叫噪，月色昏暗，陰雲陡起；七聲八聲，湖水掀天揭地，龍王、水卒、蝦兵、鬼怪，如風湧到船邊，那船便要翻將轉來。滿船中人驚得心膽都碎，大叫：「莫吹！莫吹！」一陣黑風過處，面前早已不見了老父並小舟，人人驚異，頃刻間仍舊天清月白，不知是何等神鬼。自此呂筠卿出外再不敢吹笛。正是：

弄玉吹簫引鳳凰，筠卿吹簫引鬼怪。

再說一個吹簫引得仙女來的故事。是我朝弘治年間的人，姓徐名鑿，字朝楫，長洲人，家住東城下，雖不讀書，卻也有些士君子氣。丰姿俊秀，最善音律，年方十九，未有妻房。母舅張鎮是個富戶，開個解庫，無人料理，卻教徐鑿照管，就住在東堂小廂房中。七夕，月明如畫，徐鑿吹簫適意，直吹到二鼓，方才就寢。還未睡熟，忽然異香酷烈，廂房二扇門齊齊自開，有一隻大犬突然走將進來，項綴金鈴，繞室中巡行一遍而去。徐鑿甚以為怪，又聞得庭中切切有人私語，正疑心是盜賊之輩，倏見許多女郎，都手執梅花燈沿階而上。徐鑿一一看得明白，共分兩行，凡十六人，末後走進一個美人來，年可十八九，非常豔麗，瑤冠鳳履，文犀帶，著方錦紗袍，袖廣二尺，就像世上圖畫宮妝之狀，面貌玉色，與月一般爭光彩，真天神也。餘外女郎服飾略同，形制微小，那美貌也不是等閒之輩。進得門，各女郎都把籠中紅燭插放銀台之上，一室如同白晝。室中原是小小一間屋，到此時倍覺寬大。徐鑿甚是慌張，一句也做聲不得。美人徐步就榻前，伸手入於衾中，撫摩徐鑿殆遍，良久轉身走出，不交一言。眾女郎簇擁而去，香燭一時都滅，仍舊是小小屋宇。徐鑿精神恍惚，老大疑惑，如何有此怪異之事。過得三日，月色愈明，徐鑿將寢，又覺香氣非常，暗暗道：「莫不是前日美人又來乎？」頃刻間，眾女郎又簇擁美人而來。室中羅列酒肴，其桌椅之類，又不見有人搬移，種種畢備。美人南向而坐，使女郎來喚徐鑿。徐鑿暗暗的道：「就是妖怪，畢竟躲他不過，落得親近他，看他怎麼。」整衣冠上前作揖，美人還禮，使坐右首。女郎喚鑿捧玉杯進酒，酒味香美，肴膳精潔，竟不知是何物。美人方才輕開檀口道：「妾非花月之妖，卿莫驚疑！與卿有宿緣，應得諧合，雖不能大有所補益，亦能令卿資用無乏。珍羞百味，錦繡繒素，凡世間可欲之物，卿要即不難致，但憂卿福薄耳。」又親自酌酒以勸徐鑿，促坐歡笑，言詞婉媚，口體芳香。徐鑿不能吐一言，但一味吃酒食而已。美人道：「昨聽得簫聲，知卿興致非淺，妾亦薄曉絲竹，願一聞之。」遂教女郎取簫遞與徐鑿。徐鑿吹一曲，美人也吹一曲，音調清徹，高過於徐鑿。夜深酒闌，眾女郎鋪茵褥於榻上，報道：「夜深也，請夫人睡罷。」美人低面微笑，良久，乃相攜登榻，帳幃衾褥，窮極華麗，不是徐鑿向時所眠之榻。美人解衣，獨著紅綃裹肚一事，相與就枕，交會之際，宛然處女，宛轉於衾褥之間，大是難勝。徐鑿此時情志飛蕩，居然神仙矣，然究竟不能一言。天色將明，美人先起揭帳，侍女十餘人奉湯水妝梳。妝梳已完，美人將別，對徐鑿道：「數百年前結下之緣，實非容易。自今以後，夜夜歡好無間。卿若舉一念，妾身即來，但憂卿此心容易翻覆。妾與君相處，斷不欲與世間凡夫俗子得知。切須秘密，勿與他人說可也！」言訖，美人與侍女一齊都去。徐鑿恍然自失，竟不知是何等神仙。次日出外，衣上有異常之香，人甚疑心。從此每每舉念，便有香氣；香氣盛，則美人至矣，定有酒肴攜來歡宴。又頻頻對鑿說天上神仙諸變化之事，其言奇妙，亦非世之所聞。徐鑿每要問他居止名姓，見面之時卻又不能言語，遂寫在一幅紙上，要美人對答。美人道：「卿得好妻子，適意已足，更何須窮究。」又道：「妾從九江來，聞蘇、杭名郡最多勝景，所以暫游。此世間處處是吾家裡。」美人生性極其柔和，但待人又極嚴，眾女侍在左右，不敢一毫放肆，伏事徐鑿如伏事自己一樣，一女侍奉湯略不尊敬，美人大怒，揪其耳朵，使之跪謝而後已。徐鑿心中若要何物，隨心而至。一日出行，見柑子甚美，意頗欲之。至晚，美人便袖數百顆來與徐鑿吃。凡是心中要吃之物，般般俱有。徐鑿有數匹好布，被人偷剪去六尺，沒處尋覓。美人說在某處，一尋即有。解庫中失去金首飾幾件，美人道：「當於城西黃牛坊錢肆中尋之，盜者已易錢若干去矣。」次日往尋，物果然在，逕取以歸，主人俱目瞪口呆而已。徐嘗與人爭鬥不勝，那人回去或無故僵僕，或因他事受辱。美人道：「奴輩無禮，已為郎君出氣報復之矣。」如此往還數月，徐鑿口嘴不謹，好與人說。人疑心為妖怪，勸徐鑿不要親近。美人已知，說道：「癡奴妄言，世寧有妖怪如我者乎？」徐鑿有事他出，微有疾病，美人就來於邸中，坐在徐鑿身旁，時時會合如常，雖甚多人，人亦不覺也。常常對徐鑿道：「斷不可與人說，恐不為卿福。」當不得徐鑿只管好說，傳聞開去，三三兩兩，漸至多人都來探覷，竟無虛日。美人不樂。徐鑿母親聞知此事，便與徐鑿定了一頭親，不日之間便要做親，以杜絕此事。徐鑿不敢違拗母親之意。美人遂怒道：「妾本與卿共圖百年之計，有益無損。郎既有外心，妾不敢極顏相從。」遂飄然而去，再不復來。徐鑿雖時時思念，竟如石沉海底一般。正是：

恩義既已斷，覆水豈能收？

話說徐鑿自美人去後，至十一月十五夜，夢見四個鬼卒來喚，徐鑿跟著鬼卒走到蕭家巷土地祠。兩個鬼卒管著徐鑿，兩個鬼卒走入祠喚出土地。那土地方巾白袍，走將出來同行，道：「夫人召，不可怠慢。」即出衙門，漸漸走到一個大第宅，牆裡外喬木參天，遮蔽天日。走過二重門，門上都是朱漆獸環、龍鳳金釘，儼似帝王之宮，數百人守門。進到堂下，堂高八九丈，兩邊階級數十重，丹墀有鶴、鹿數隻。彩繡朱碧，光彩炫耀。前番女侍遙見徐鑿，即忙奔入報道：「薄情郎來了。」堂內女人，有捧香的，調鸚鵡的，弄琵琶的，歌的舞的，不計其數。見徐鑿來，都口中怒罵。霎時間，堂門環珮丁冬，香煙如雲，堂內遞相報道：「夫人來。」土地牽徐鑿使跪在地下，簾中有大地爐，中燒獸炭，美人擁爐而坐，自提火箸簇火，時時長歎道：「我曾道渠無福，今果不錯。」頃刻間呼：「捲簾！」美人見鑿，面紅髮責道：「卿太負心，我怎生叮嚀，卿全不信我言語。今日相見，有何顏面？」美人掩袂歔歔泣下道：「與卿本期始終，豈意棄我至此。」兩旁侍女都道：「夫人不必自苦。這薄倖兒即便當殺卻，何須再說。」便叫鬼卒以大杖擊鑿。擊至八十，徐鑿大叫道：「夫人，吾誠負心，但蒙昔日夫人顧盼，情分不薄。彼洞簫猶在，何得無情如此！」美人因喚停杖，道：「本欲殺卿，感念昔日，今赦卿死。」兩旁女侍大罵不止。徐鑿遂匍匐拜謝而出，土地仍舊送還，登橋失足而醒，兩股甚是疼痛，竟走不起。臥病五六日，復見美人來責道：「卿自負心，非關我事。」連聲恨恨而去。美人去後，疼痛便消。後到衙門外訪尋蹤跡，絕無影響，竟不知是何等仙女。遂有《洞簫記》傳於世。有詩為證：

口是禍之門，舌是斬身刀。

只因多開口，贏得棒來敲。

如今小子說西湖上也因一曲洞簫成就了一對好夫妻，不比那徐郎薄倖，乾吃大棒，打得叫苦叫屈。話說宋高宗南渡以來，傳到理宗，那時西湖之上，無景不妙，若到燈節，更覺繁華，天街酒肆，羅列非常，三橋等處，客邸最盛，燈火簫鼓，日盛一日。婦女羅綺如雲，都帶珠翠鬧娥，玉梅雪柳，菩提葉燈球，銷金合，蟬貂袖項帕，衣都尚白，蓋燈月所宜也。又有邸第好事者，如清河張府、蔣御藥家，開設雅戲煙火，花邊水際，燈燭燦然。遊人士女縱觀，則相迎酌酒而去。貴家都以珍羞、金盤、鈿合、簾釘相遺，名為「市食合兒」。夜闌燈罷，有小燈照路拾遺者，謂之「掃街」，往往拾得遺棄簪珥，可謂奢之極矣，亦東都遺風也。

話說嘉熙丁酉年間，一人姓潘名用中，是閩中人，隨父親來於臨安候差。到了臨安，走到六部橋，尋個客店歇下。宋時六部衙門都在於此，因謂之「六部橋」，即今之雲錦橋也。潘用中父親自去衙門參見，理會正事，自不必說。那時正值元宵佳節，理宗皇帝廣放花燈，任民遊賞，於宣德門紮起鼇山燈數座，五色錦繡，四圍張掛。鼇山燈高數丈，人物精巧，機關轉動，就如活的一般。香煙燈花薰照天地，中以五色玉珊簇成「皇帝萬歲」四大字。伶官奏樂，百戲呈巧。小黃門都巾裹翠蛾，宣放煙火百餘架，到三鼓盡始絕。其燈景之盛，殆無與比。潘用中夜間看燈而回，見景致繁華，月色如銀一般明朗，他生平最愛的是吹簫一事，遂取出隨身的那管簫來，嗚嗚咽咽，好不吹得好聽。一連吹了幾日，感動了一位知音的千金小姐。有詩為證：

誰家橫笛弄輕清，喚起離人枕上情。

自是斷腸聽不得，非關吹出斷腸聲。

你道這一位千金小姐是誰？這小姐姓黃，小名杏春。自小聰明伶俐，幼讀書史，長於翰墨，若論針指女工，這也是等閒之事，不足為奇。那年只得十七歲。未曾許聘誰家。你是宗室之親，從汴京扈駕而來，住於六部橋，人都稱為黃府。廣有家財，父母愛惜，如同掌上之珍、心頭之肉。十歲之時，曾請一個姓晏的老儒教讀，讀到十三歲，杏春詩詞歌賦落筆而成，不減曹大家、謝道韞之才。杏春小姐會得了文詞，便不出來讀書。一個兄弟，長成十歲，就請老晏儒的兒子晏仲舉在家教讀。真個無巧不成話，這杏春小姐也最喜的是那簫，是個女教師教成的。月明夜靜之時，悠悠揚揚吹將起來，真個有穿雲裂石之聲。因此小姐住的樓上就取名為「鳳簫樓」，雖然引不得鳳凰，卻引了個簫史。

那杏春小姐之樓，可的與潘用中店樓相對，不過相隔數丈。小姐日常裡因與店樓相對，來往人繁雜，恐有窺覷之人，外觀不雅，把樓窗緊緊閉著，再也不開。數日來一連聽得店樓上簫聲悠雅，與庸俗人所吹不同，知是讀書之人。小姐往往夜靜吹簫以適意，今聞得對樓有簫聲，恐是勾引之人，卻不敢吹響，暗暗將簫放於朱唇之上，按著宮商律呂，一一與樓外簫聲相和而作，卻沒有一毫差錯之處。聲韻清幽，愈吹愈妙。杏春小姐一連聽了數夜，甚是可愛，暗暗的道：「這人吹的甚好，不知是何等讀書之人賣弄俊俏，明日不免瞧他一瞧何如。」次日，梳妝已畢，便將樓窗輕輕推開一縫。那窗子卻是裡面雕花，外用木板遮護，外面卻全瞧不見內裡。小姐略略推開一縫瞧時，見潘用中是個美少年，還未冠巾，不過十六七歲光景，與自己年歲相當，丰姿俊秀，儀度端雅，手裡執著一本書在那裡看。杏春小姐便動了個愛才之念，瞧了半會，仍舊悄悄將窗閉上。在樓上無事，過了一晌，不免又推開一縫窗子瞧視。過了數日，漸漸把窗子開得大了，又開得頻了。

潘用中始初見對面樓上，畫閣朱樓，好生齊整，終日凝望。日來見漸漸推開窗子，又開得頻數，微微見玉容花貌之人，隱隱躍躍於朱簾之內，也便有心探望，把那只俊眼兒一直送到朱簾之內。那小姐見潘用中如此探望，竟把一扇窗子來開了，朱簾半揭，卻不把全身露出，微露半面。花容綽約，姿態妍媚，宛然月宮仙子。略略一見，卻又閃身進去，隨把窗子閉上。潘用中心性慾狂，隨即下樓問店中婦人吳二娘道：「對樓是誰？」吳二娘道：「此是黃府，原是宗室之親，從汴京而來，久居於此。」潘用中道：「這標緻女子是誰？」吳二娘道：「是黃府小姐，今年只得十七歲，尚未曾吃茶。這小姐聰明伶俐，性好吹簫，每每明月之夜，便有簫聲。今因我們客店人家來往人雜，恐人窺覷，再不開窗。今日暫時開窗，定因相公之故。相公卻自要尊重，不可伸頭伸腦，頻去窺伺，恐惹出事端，連累不細。我客店家怎敢與黃府爭執。」潘用中喏喏連聲道：「不惹事，不惹事！」說罷，暗暗道：「原來這小姐也好吹簫，怪得要啟窗而視哩。」正是：

律呂中女伯牙，鳳簫樓鐘子期。

這日潘用中手舞足蹈，狂蕩了一夜。次日早起，那小姐又開窗而望。如此幾日，漸漸相熟，彼此凝望，眉來眼去，好不熱鬧。連那窗子也像發熱的一般，不時開閉。潘用中恨不得生兩片翼翅，將身飛到小姐樓上，與他說幾句知心話兒，結為夫妻。果是：

身無彩鳳雙飛翼，心有靈犀一點通。

如此一月餘，彼此都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。潘用中無計可施，不免虛空摸擬，手勢指尖兒事發。一日，一個朋友來訪，是彭上舍在店中閒談了半日。潘用中胸中甚是鬱悶無聊，便拉彭上舍到西湖上遊玩散心。那時正值三月豔陽天氣，好生熱鬧。但見：

青山似畫，綠水如藍。豔杏夭桃，花簇簇堆成錦繡；柔枝嬌蕊，香馥馥釀就氤氳。黃鶯睨睨，紫燕呢喃，柳枝頭，湖草岸，奏數部管弦；粉蝶低徊，游蜂飛舞，綠子畔，紅花梢，呈滿目生意。紫騮馬被銀鞍寶轡，馱著白面郎君，向萬樹叢中，沐月嘶風，不覺光生綺陌；飛魚軒映繡幃珠箔，駕著紅顏少婦，走千花影裡，搖珠簇彩，自然雲繞《霓裳》。挾瑟琵琶，吹的吹，唱的唱，都是長安遊冶子；擎金卮玉液，飲的飲著，歌的歌，盡屬西湖逐勝人。彩蓮舟，彩莖舟，百花舟，百寶舟，載許多名妓，幽幽雅雅，魚鱗般繞著湖心，尋芳樓，尋月樓，兩宜樓，兩勝樓，列數個歌童，丁丁戛戛，雁翅樣泊在兩岸。挨挨擠擠，白公堤直鬧到蘇公堤，若男若女，若長若短，接衽而行；逐逐烘烘，昭慶寺竟嚷至天竺寺，或老或少，或村或俏，聯袂而走。三百六十曆日，人人靠桃花市趁萬貫錢；四百五十經商，個個向杏林村飲三杯酒去。又見那走索的，金雞獨立，鷓鴣翻身，精奇古怪弄虛頭；跑馬的，四女呈妖，二仙傳道，超騰倏忽裝神怪。齊雲社翻陽鬥巧，角抵社跌撲爭奇，雄辯社喊叫嗑呼，雲機社搬弄躲閃。又有那酬神許願之輩，口口聲聲叫大慈大悲大觀音；化米乞錢之流，蹣跚鏘鏘求善人善女善長者。

話說那潘用中同彭上舍兩個，在西湖蘇堤上遊玩多時，忽然有十數乘女轎簇擁而來，甚是華麗。那時遊人如蟻，轎子一時挨擠不開，窄路相逢，潘用中一一看得明白，恰好就是黃府寶眷。看到第五乘轎子來時，正是樓上這位知音識趣的小姐。兩個各各會心，四目相視，不遠尺餘。潘用中神魂如失，就口吟一詩道：

誰教窄路恰相逢，脈脈靈犀一點通。

最恨無情芳草路，匿蘭含蕙各西東。

那時正值前後左右都是俗人，沒有斯文士子在側，所以潘用中得縱其吟詠，豈不是天使其便。吟罷，小姐在轎中微微一笑，那轎子也望前去了。潘用中緊跟一程，卻是不上，只得轉來，與彭上舍同行，踽踽涼涼，如有所失。閒步了半日，向綠楊深處沽飲三杯，心心念念係著小姐，連別個婦人也再無心觀看，急急同彭上舍回來，彭上舍自分路作別而去。潘用中急急到於樓上，等那知音識趣的小姐。時月色如畫，潘用中取出那管簫吹將起來，便向空禱祝道：「願這一管簫做個媒人，等我定得這一頭好親事，我便生生世世不敢忘你恩德。若得僥倖成就了此親，花燭之夕，夫妻二人恭恭敬敬拜你八拜。」禱祝了又吹，吹了又禱祝，果然簫聲有靈，一陣順風吹到小姐玲瓏剔透、粉捏就、玉琢成知音的耳朵內。那時小姐還在樓下與母親諸眷閒談白話，雖然如此，卻一心記掛著轎前吟詩之人，心心念念，蹲坐不牢，本欲上樓，無奈眾女眷都在面前，不好拋撇竟自上樓，只得勉強強掙。忽聞簫聲聒耳，心中熱癢，假托日間辛苦，要上樓去睡。怎當得一個不湊趣的姨娘，那姨娘年方二十三歲，極是一個風流之人，出嫁牛氏，稱為牛十四娘，偏要上樓與外甥女閒耍，杏春小姐無可奈何，只得與牛十四娘閒耍了一會。幸而牛十四娘下樓去了，小姐輕輕推開了窗，潘用中見小姐開了窗，就住了簫。那時月光射在小姐面上，與月一同光彩，真如月裡嫦娥一般。潘用中朗吟轎前所吟之詩，不住的吟

了數遍。小姐映著月光點頭微笑，兩個恨不得飛做一團、扭做一塊。彼此正在得意之際，不期潘用中的父親回來，彼此急急將窗閉上。潘用中只得去睡了。是夜翻來覆去，好生難睡。這是：

只有心情思神女，更無佳夢到黃梁。

話說黃府館賓晏仲舉是建寧人，原與潘用中是相識，聞得用中在對門，遂到店中樓上拜望。潘用中遂留住晏仲舉在於樓上飲酒，極其酣暢。潘用中只做不知，故意指對面高樓問道：「前面這高樓誰家宅子？」晏仲舉道：「就是吾之館所。」潘用中道：「此樓窗終日不開，卻是何故？」晏仲舉道：「此樓係主翁杏春小姐在上，因與這裡客店對門，恐有人窺伺，外觀不雅，所以不開。杏春小姐即吾父所教讀書者也。聰明豔麗，工於詩詞。父母鐘愛之極，不欲嫁與俗人，願歸士子。今年方十七歲，正欲托吾父選一佳婿，甚難其人。」潘用中笑道：「不知弟可充得此選否？」晏仲舉道：「如吾兄足當此選，真佳人才子也。惜吾兄為外方人耳。」潘用中大笑道：「若得成親，定住於臨安，斷不回去矣。」晏仲舉道：「恐不可必。」遂作別而去。潘用中愈覺神魂飛動，憑欄凝望。小姐微微開窗，揭起朱簾，露出半面。潘用中乘著一時酒興，心癢難熬，取胡桃一枚擲去，小姐接得。停了一會，小姐用羅帕一方，裹了這一枚胡桃仍舊擲來。潘用中打開來一看，羅帕上有詩一首，筆墨淋漓。詩上道：

闌干閒倚日偏長，短笛無情苦斷腸。

安得身輕如燕子，隨風容易到君旁。

潘用中看了這首詩，喜躍欲狂，笑得眼睛都沒縫，方曉得晏仲舉說小姐工於詩詞之言不差。又見小姐屬意深切，感謝不盡，也用羅帕一方裹了胡桃擲去。小姐接得在手，解開來一看，也有一首詩道：

一曲臨風值萬金，奈何難買玉人心。

君如解得相如意，比似金徽更恨深。

那小姐讀完了詩，停了一會，又換一方羅帕照舊裹了胡桃擲來，不意纖纖玉手，力微擲輕，撲的一聲，墜於簷下，卻被店婦吳二娘拾得。那吳二娘年登四十餘歲，是個在行之人，正在櫃身子裡，見對樓拋下汗巾一條，知是私情之物，急急起身拾了，藏於袖中。潘用中見羅帕墜於樓下，恐旁人拾去，為禍不淺，急急跑到樓下，在地下打一看時，早已不見羅帕下落，心下慌張，四圍詳視，並無一人。料得是吳二娘拾得，就問吳二娘道：「可曾見我一條羅帕墜下來麼？」吳二娘含笑說道：「並不曾見什麼羅帕。」潘用中見吳二娘帶笑而言，明知是吳二娘故意作耍，便道：「吳二娘休得作耍，若果拾得，千萬還我，在你身邊，終無用處。常言道『與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』」吳二娘故意「咄」的一聲道：「潘相公說的是恁話，我老人家要人方便恁的？還是你們後生要我方便哩。」潘用中曉得吳二娘是個在行之人，料道瞞他不得，便實對他說道：「適才這一方羅帕，實是對樓小姐擲來之物，其中還有詩句在上，千萬還我，不敢忘你好處。」說罷，吳二娘伸手去袖中取出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早是我老人家拾得，若被別人拾去，可不利害！」潘用中千恩萬謝，解開羅帕來看，上有詩一首道：

自從聞笛苦匆匆，魄散魂飛似夢中。

最恨粉牆高幾許，蓬萊弱水隔千重。

潘用中看了詩句，方知小姐情意深重，以身相許之意。只得與吳二娘細細計較道：「蒙小姐十分垂念，始初見我吹簫，啟窗而視。前日在西湖上，正值小姐出來遊山，我在轎前相遇，吟詩一首，多蒙小姐在轎中微笑。晚間回來，又蒙小姐顧盼。今日他家先生晏相公來拜我，我問他家細的，方知小姐小名杏春，會做詩詞，我就托晏相公為媒，晏相公說我是外方人，恐黃府不肯。我適才用胡桃一枚擲去，不意小姐用羅帕一方寫一詩擲將過來，我也做一詩擲去，小姐又寫一詩擲來。多蒙小姐如此厚意，誓不相舍。萬乞吳二娘怎生做個方便，到黃府親見小姐詢其下落，做個穿針引線之人。事成之日，多將媒禮奉謝何如？」吳二娘點頭應允。

次日，潘用中走到黃府回拜晏仲舉，書館中看見小姐的兄弟，亦甚生得俊秀，暗暗道：「與他結為郎舅，誠佳事也。」書館中小廝進去取茶，小姐見了問道：「兀誰在館中要茶？」小廝答應道：「是對門潘相公來回拜晏相公，要茶。」小姐口中不說，心下思量道：「我夫主上門也。」一男一女，兩兩各有會心之處。這都是不說出的意思。潘用中在書館中盤桓了半日，吃了茶，作別而回。遂懇請吳二娘到黃府去。那吳二娘原與黃府對門對戶，時常進見小姐，穿房入戶之人。又且吳二娘生性軟款溫柔，口舌便利，黃府一門都喜。這一日躡將進去，假以探望為名，見景生情，乘機走到小姐樓上，袖中取出小姐所題羅帕之詩，並潘相公央浚晏相公做媒，說若得成親，定住於臨安之意，絮絮叨叨說了一會。小姐遂厚贈了吳二娘，再三叮囑切勿漏泄。吳二娘回來，與潘用中說了。潘用中甚是手舞足蹈起來。

怎當得好事多磨，姻緣難就，潘用中父親定要遷去，與一個鄉里同住於觀橋。潘用中聞知，驚得目瞪口呆，罔知所措，不肯搬移。怎當得父親吩咐小廝即時移動，用中有力無處用，只得白著一雙眼睛瞧視，敢怒而不敢言，胸中不住叫苦叫屈。正是：

啞子謾嘗黃柏味，苦在心頭只自知。

漸漸行李搬完，將次起身。潘用中只瞧著對面樓上，只指望小姐在窗口一見，以目送別。那小姐事出於不意，怎生得知？潘用中不見小姐，好生苦惱。又因父親在面前，不好與吳二娘一說，只得懷恨，隨了父親出門，眼巴巴還望著樓上，含淚而去。果是：白日消磨腸斷句，世間只有情難訴。

話說這潘用中恨恨的跟了父親離了這條六部橋，有一步，沒一步，連腳也拖不動，搭搭撒撒，就像折翅的老鴉一般，沒奈何來到觀橋飯店之中。恨殺這個鄉里，一天好事，正要成就，好端端的被這天殺的鄉里牽累將來，杏春小姐面也不曾見得一見，連吳二娘要他傳消寄息的話，也不曾與他說得一句，好生煩惱。有董解元《弦索西廂》曲為證：

莫道男兒心如鐵，君不見、滿川紅葉，盡是離人眼中血！

只把小姐的詩句終日吟詠觀玩，從此飲食少進，竟夜無眠，漸漸的害下一場相思病症。

當日「觀燈十五」，看遍了「寒雀爭梅」。幸遇「一枝花」的小姐，可惜隔著「巫山十二峰」。紗窗內隱隱露出《梅梢月》，懊恨這「格子眼」遮著「錦屏風」。終日相對似「桃紅柳綠」，羅帕上詩句傳情；竟如「二士入桃源」，漸漸「櫻桃九熟」。怎生得「踏梯望月」，做個「紫燕穿簾」，遇了這「金菊對芙蓉」。輕輕的除下「八珠環」，解去「錦裙欄」，一時間「五嶽朝天」，合著「油瓶蓋」，放著這「賓鴻中彈」，少不得要「劈破蓮蓬」。不住的「雙蝶戲梅」，好一似「魚遊春水」，「鯁入菱窠」，緊急處活像「火煉丹」，但願「春分晝夜停」，軟款款「楚漢爭鋒」。畢竟到「落花紅滿地」，做個「鐘馗抹額」，好道也勝如「將軍掛印」。怎當得不湊趣的「天地人和」，挨過了幾個「天念三」，只是恨「點不到」，枉負了這小姐「一點孤紅」。苦得我「斷么絕六」，到如今弄做了「一錠墨」，竟化作「雪消春水」；陡然間「蘇秦背劍」而回，抱著這一團「二十四氣」，單單的剩得「霞天一隻雁」；這兩日心頭直似「火燒梅」，夜間做了個「禿爪龍」。不覺揉碎「梅花紙帳」，難道直待「臨老入花叢」？少不得要斷送「五星三命」，這真是「貪花不滿三十」。

話說潘用中害了這相思病症，日輕夜重，漸漸面黃肌瘦，一夜咳嗽至於天明，涎痰滿地。父親不知是甚病症，接了幾個醫人醫治。那些醫人都是隔壁攬枝之人，那知病原？有的說是感冒了，風寒入於腠理，一時不能驅遣，就撮了些柴胡、黃芩之藥，一味發表；有的說是氣逆作痰之故，總是人身精氣順則為津液，逆則為痰涎，若調理得氣順，自然痰涎消除。遂撮了些蘇子、半夏、桔梗之藥；又有一個道：「這是少年不老成之病，要大補元氣方好。」一味用那人參、黃芪之藥。正是人人有藥，個個會醫，一連鬼混了幾時，一毫也沒相干。從來道：

醫雜症有方術，治相思無藥餌。

潘用中一日病重一日，父親無法可治。一日，彭上舍來，問他道：「汝怎生一病，即當至此？莫不是胸中有隱微之事，可細細與我說知。」潘用中道：「實不瞞吾兄說，吾病實非藥石之所能愈。」遂把樓上小姐之事，前緣後故，一一說明。又道：「即吾與兄西湖堤上轎中所見之美人是也。不意吾父驟然搬移來此，遂有此病。」彭上舍遂將此話一一與他父親說知。父親跌足歎息道：「就是仍舊移去，也是枉然。況他家怎肯與外方人結親？就是這小姐心中肯了，他父母怎生便肯？」彭上舍道：「前日曾央店婦吳二娘進去探問小姐心事，那小姐慨然應允，情願配為夫妻，又贈吳二娘首飾，囑他切勿漏泄。如今去見吳二娘，便好再作計較。」說罷，二人正欲出門，抬起頭來猛然間見吳二娘踱將進來，二人喜從天降。

看官，你道吳二娘為甚踱進門來？原來當日潘用中搬來之後，小姐推窗而看，絕不見潘用中蹤跡，又見動用之物，盡數俱無，情知搬移而去，卻如腦門上打了一個霹靂一般。又恨潘用中薄倖，怎生別都不曾一別，連一些消息也不知，竟自搬移而去，好生懊恨。也有董解元《弦索西廂》曲為證：

譬如對燈悶悶的坐，把似和衣強強的眠。心頭暗發著願，願薄倖的冤家夢中見。爭奈按不下九迴腸，合不定一雙業眼。

悶上心來，一刻也蹲坐不牢。這一腔愁緒，卻與誰說知！真如萬箭攢心的一般。從此不茶不飯，這相思病症比潘用中更害得快，比潘用中更害得凶。

這小姐生得面如「紅花」，眉如「青黛」，並不用「皂角」擦洗、「天花粉」傅面，黑簇簇的雲鬢「何首烏」，狹窄窄的金蓮「香白芷」，輕盈盈的一捻「三稜」腰。頭上戴幾朵顛巍的「金銀花」，衣上係一條「大黃」「紫苑」的鴛鴦繡。「滑石」作肌，「沉香」作體，還有那「荳蔻」含胎，「硃砂表色」，正是十七歲「當歸」之年。怎奈得這一位「使君子」，聰明的「遠志」，隔窗詩句酬和，撥動了一點「桃仁」之念，禁不住「羌活」起來。只恐怕「知母」防閑，特央請吳二娘這枝「甘草」，做個「木通」，說與這花「木瓜」。怎知這秀才心性「芡實」，便就一味「麥門冬」，急切裡做了「王不留行」，過了「百部」。懊恨得胸中懷著「酸棗仁」，口裡吃著「黃連」，喉嚨頭塞著「桔梗」。看了那寫詩句的「藁本」，心心念念的「相思子」，好似一似「蒺藜」刺體，「全蠍」鉤身。漸漸的病得「川芎」，只得「貝」著「母」親，暗地裡吞「烏藥」丸子。總之，醫相思「沒藥」，誰人肯傳與「檳榔」，做得個「大茴香」，挽回著「車前子」，駕了「連翹」，瞞了「防風」，鴛鴦被底，漫漫「肉蓯蓉」。搓摩那一對小「乳香」，漸漸做了「蟾酥」，真個是一腔「仙靈脾」。

話說這杏春小姐害了這相思病症，弄得一絲兩氣，十生九死，父母好生著急，遍覓醫人醫治。還又請和尚誦經，石道姑釵符解禳，道士祈星禮鬥，歌師茶筵保佑。牛十四娘聞知外甥女兒患病，特來探望，看見這病患得有些尷尬，早已猜夠了八分，只是不好啟口細問。一日，坐在杏春牀頭，看見枕底下有羅帕一方，隱隱露出字跡，心裡有些疑心，將手去扯將出來。杏春看見姨娘來扯，心性慌張，急忙伸手來奪。姨娘一發疑心，將羅帕著實一扯，扯將出來一看，見上面有情詩一首。杏春見姨娘念出情詩，一發滿臉通紅。姨娘遂細細盤問此詩何來，何人所贈。杏春料道隱瞞不得，又且身體患病，只得老老實實、一五一十細細說與姨娘知道。姨娘遂將此事說與他母親知道。母親聞知此事，恐怕錯斷送了女兒，遂與丈夫計較，情願招潘用中為婿，因此就要吳二娘做媒，來到觀橋店中，說與潘小官並他父親得知，誰知這邊潘小官也患此病，正在危急之間，恰好吳二娘進得門來，備細說了小姐患病之故，今黃府情願招贅為婿之意說了一遍。那潘小官病中聞知此事，喜的非常，相思病便減了一半，從牀上直坐將起來，真心病還將心藥醫也。父親與彭上舍都大喜。

正喜得個滿懷，又值黃府先生晏仲舉來望，也是為小姐親事之故，恐吳二娘女媒傳言不穩，像《琵琶記》上道：「腳長尺二，這般說謊沒巴臂。」所以特特又挽出晏仲舉的父親原舊先生來為男媒，故此先著晏仲舉來通個消息，隨後便是晏仲舉的父親來望，約定了日期，招贅為婿。一個男媒，一個女媒，議定了這頭親事，擇日行禮。黃府倒賠妝奩，大張花燭，廣延親友，迎接潘用中人贅，洞房花燭，成就了一對年少夫妻，拜謝了男女二位媒人，上了那鳳簫樓，說不盡那繁華富麗之景、古董玩器之珍。夫妻二人合盞之後，取出那幾方羅帕，並小姐日常裡壁上所吹之簫，擺列在桌上道：「若不虧此一曲鳳簫，怎生成就一對夫妻？」遂雙雙拜謝。因此風流之名播滿臨安，人人稱為「簫媒」，連理宗皇帝都知此事，遂盛傳於宮中，嘖嘖稱歎。那時夫妻都只得十七歲。後來潘用中登了甲科，夫妻妻貴，偕老百年。至今西湖上名為「鳳簫佳會」者，此也。有詩為證：

鳳簫一曲締良緣，兩地相思眼欲穿。

佳會風流那可再？餘將度曲付歌弦。